



上图：夏强在门诊。

者体内取肝，这也是夏强团队近年来形成的手术特色。

这台手术中担任主刀医生的罗毅说，过去的手术会在捐肝者身上留下疤痕，腹腔镜手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伤口变得很小、很隐蔽，受到了年轻父母的欢迎。大会为这台手术预留了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时间段，但手术实际上在下午2点就完成。看完镜头下的整个手术过程后，国际同行无不赞叹。

而在孩子们的远期治疗上，夏强团队正在探索手术后抗排异药物的合理使用。“我们希望通过研究，搞清楚这些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停药，怎样减量和停药对于长期健康是最好的。”此外，夏强团队还在研究临床上遇到的单基因缺陷罕见病。

“我们正在研究采用基因编辑的细胞移植，以及采用核酸类药物等等办法来治疗这些罕见病。”

从当年4名高年资医生，到现在3个治疗小组、20多名医生，拥有独立的重症监护室和重症团

队——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儿童肝移植团队已经培养出自己人才梯队，罗毅、封明轩、何康等年轻人已经可以独当一面。

美国曾长期是世界上开展儿童肝移植手术最多的国家，每年手术量500台—600台，而2011年之前中国累计开展的儿童肝移才100例左右，患儿的1年生存率不到60%。

到了2017年，全中国一年完成700例儿童肝移植手术，第一次超过美国，其中400例就是夏强团队完成的。

16年里，夏强团队编制了中国第一个儿童肝移植临床诊疗指南，获得了上海市的科技进度一等奖、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夏强在总结这些成绩时，却用了一句很朴素的话。“这些年我们重点的工作是不断去总结完善一套完整的治疗的手段，然后去推广。”

夏强团队儿童肝移植技术的推广，范围不仅是全国各省市，还有海外。其中夏强团队与马来西亚的

交流最为密切。马来西亚医疗水平本身比较高，马来西亚很多医生都在欧美接受教育和训练。

交流的机缘来自一个孩子。大约七八年前，一个马来西亚胆道闭锁孩子的家长在中国经商，偶然听说上海可以治疗，就带着孩子在仁济医院接受了肝移植手术。

“当时为了给外国孩子做手术，我去卫生部请示，因为那时候相关规定认为外国人不能在中国接受移植手术，目的是保护珍贵的器官资源。但我去做了解释，这是亲属间的捐肝手术，不涉及器官资源的问题。”获得特批后，孩子在仁济医院手术非常成功，回到马来西亚后在马来西亚的医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当地医生为孩子复查发现，上海医生的手术水平与当地病人之前去的新加坡、日本相比不相上下。而一个孩子在中国做手术的费用，却只有到日本的五分之一。

之后，马来西亚医生又介绍了几个孩子飞到上海接受手术。这时夏强发现，必须要加强与当地医生的联系，因为这些孩子回去后怎么用药，还需要通过当地医生来安排。夏强飞到马来亚大学医学中心，当地医生对他说：“你们做手术的病人恢复情况比他们去新加坡、日本做的恢复还要好。”

此后，夏强团队不定期到马来西亚帮助当地开展手术，也不断有马来西亚孩子到上海做手术。新冠疫情发生后，夏强团队仍然用远程医疗系统在帮助当地开展手术。

从2006年采访夏强至今，记者眼见他霜染华发，但时间和经历仿佛并没有暗淡一个外科医生心中的理想之光。█